

法國中學教育輔導人員被沉重的工作量壓得喘不過氣

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法國中學教育輔導人員被沉重的工作量壓得喘不過氣

娜塔莉 (Nathalie, 化名) 是她任教中學裡唯一一位教育輔導主任 (CPE, 以下簡稱「教導主任」), 她始終不明白箇中緣由: 該校學生人數超過 700 人, 比十年前多了 100 人左右。在如此規模的學校中, 這項作為國高中校園生活支柱的職務多由兩人共同擔任。近幾年來, 她雖有一名實習生協助, 但後者只是兼職且「仍在學習這份工作」。儘管團隊中還有 5 名教育助理 (AED), 但面對這所佔地廣闊的國中裡日益堆積的任務, 整個團隊仍難以應付如此沉重的工作量。

娜塔莉曾數度向學區辦公室申請增設第二個教導主任職位, 雖獲歷任校長支持, 卻全數遭到駁回。「督學曾說我推動的公民教育專案不夠多, 但我實在想不出該如何達成, 因為我整天都忙著處理衝突。」這位教導主任憤慨地表示。

對她而言, 她心中那份揮之不去的不公感, 源自於將其學校置於如此境地的國民教育體系。「恐怕我得因為過勞休養好幾個月, 學區辦公室才會正視這個狀況,」她以確定的口吻說道:「在國民教育體系中, 總是等到發生事故才有所反應。」

這個例子鮮明反映出許多學校正面臨的壓力, 由教育統一聯合工會 (FSU)、國民教育聯合工會 (UNSA Education)、公立教育培訓研究工會 (CFDT Education Formation Recherche publiques)、教育行動工會 (CGT-Educ' action) 及團結統一民主教育工會 (SUD Education) 組成的一個跨工會聯盟警告, 各校「尤其因資源匱乏而備感窒息」。這些代表 80% 教職員工的組織發起為期一週的動員, 呼籲在 2026 年 3 月 31 日 (星期二) 罷工, 以譴責政府在教育領域的預算決策, 包括裁減教師職位和未調升國民教育系統人員薪資。

關於 2026 年學年的各項政策中, 有一項被裁減 4,000 個正式教職的消息所掩蓋: 國民教育部並未規劃增設任何教育輔導人員職位。在校園氛圍惡化及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警訊不斷累積之際, 這類在學

校運作及衝突預防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人員卻未獲增編，引發廣泛質疑。
朝「威權與安全至上」前進

國民教育部強調，自 2012 年以來，中學教導主任的人數持續增加，其中 2022 年以來新增職位超過 500 個，這「體現了持續加強教育管理團隊的努力」。教育部進一步說明，這些職位的增設是「針對已確認需求而進行的定向配置」。這波增長主要仰賴約聘人員（在教育部統計的 13,242 名教導主任中，有 2,000 人屬此類），而正式編制人員的數量卻比 2017 年還少。工會還指出，並非所有新增人力都已被派駐至學校。

然而，對於專業人員而言，上述招聘工作並不能滿足需求，因為於此同時，校園生活的職責範圍不斷擴大，學生人數卻持續增加。「防治輟學、打擊霸凌、篩檢並輔導有心理或家庭問題的青少年、禁止使用手機的管理…以現有人力而言，我們已經無法勝任所有工作。」教師與教職人員獨立工會（SE-UNSA）中負責校園生活事務的專員布麗歐（Caroline Briot）列舉出問題。

「我們的工作內容也會依據負責的學生人數而有所不同。」法國中南部普多姆山省（Puy-de-Dôme）的中學教導主任、也是全國中等教育工會（SNES-FSU）的首席顧問哈呂維（Oliver Raluy）補充道。他主張每 250 位學生就應設置 1 名教導主任，而非像目前每 340 位學生才配置 1 名。「教育部正把這個職位推往威權與安全至上的方向，」哈呂維亦深表遺憾道：「教導主任已不再執行他們當初承諾的任務，也就是陪伴與追蹤學生求學期間的各種情形。」

於是，一種永無止境的力不從心感逐漸在各校中瀰漫開來。朱莉（Julie，化名）獲督學告知，她工作的中學資源「已算相當充裕」：這所學校位於巴黎北郊塞納-聖但尼省（Seine-Saint-Denis），擁有 720 名學生的中學，配有 2 名教導主任和 6.5 名教育助理之職位。儘管每週工作長達 60 小時，這位年輕的教導主任仍無法面面俱到，她難過地說：「我曾用計時器記錄一個工作天，因為總覺得連五分鐘的思考時間都沒有，而事實證明，確實沒有五分鐘不被叫去處理事情的。」。日常工作中，朱莉的時間幾乎全耗在處理紀律問題，進而影響其他教育

工作，例如遏止缺勤現象，或是與教師共同籌備針對反霸凌的教學活動。「然而，這類工作對於預防衝突至關重要，」她嘆道。

「察覺學習困難學生的探測器」

在學校生活管理方面，與教導主任共同組成團隊的教育助理也面臨人力短缺的問題。各校校長表示，這份工作性質不穩定，且受聘者未接受任何培訓，因此招募時面臨重大困難。此外，人員缺席時的替補問題亦不容忽視。「我們很少能以完整的校園生活團隊運作，」吉倫特省（Gironde）一所職業高中的校長、同時也是全國校長工會（SNPDEN-UNSA）全國執行委員邦內（Nicolas Bonnet）如此總結。還有一件事讓他與同事們感到難受：「要預防和處理暴力或心理健康問題，我們不需要在校門口安裝金屬探測器。相反地，我們需要更多能察覺有困難學生的『探測器』，而這意味著必須安排足夠且受過良好訓練的教育工作者。」

校園日常的緊張氛圍反映在教職員的工作幸福感指標上。正如教師們一般，教導主任們表示熱愛自己的工作，但對薪資待遇高度不滿，且多數人反映「工作量過重」。正是由於這份過重的負擔，讓波爾多學區全國中等教育工會的教導主任黎佳蓓（Llivia Rigaber）離開她之前任職、位於西南法大西洋庇里牛斯山省（Pyrénées-Atlantiques）的一所中學，該校在不到十年間新增了 140 名學生，但校園生活的配套資源卻沒能同步增加。「我們只能一味應急，根本無力應對所有狀況，」她描述：「當同一堂課內有 5 名學生被逐出教室時，我們根本無法同時處理這 5 個人！」教導主任負責的教育計畫也因此停滯，專業意義蕩然無存。黎佳蓓感嘆：「我們曾致力改善校園氛圍，但學生人數的激增卻讓這份心血化為烏有。」

自 2025 年 9 月開學以來，校園生活部門的工作人員在每次社會運動中，都是參與度最高的一群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資料來源：2026 年 3 月 31 日 Le Monde 電子報

https://www.lemonde.fr/societe/article/2026/03/31/dans-les-colleges-et-les-lycees-les-vies-scolaires-asphyxiees-par-le-manque-de-moyens_6675589_3224.html